

詩古微

詩古微中編之四

邵陽魏源譔

秦風答問

問曰秦風皆國君之事無閭巷之風故世次易明然孝王始命非子爲附庸邑之秦宣王命秦仲爲西垂大夫皆未列于諸侯故仲僅以字配邑安得同貢詩述職之例而得有國風者何駟驖小戎皆美襄公然平王封襄公爲諸侯秦于是始國通使聘享故終南其君也哉明美襄公始爲諸侯之事若駟驖篇田狩園囿之樂則先世附庸亦豈無之而至是再三歌詠者何襄公伐戎至岐而卒何嘗有深

入戎廷在其板屋之事。地里志天水隴西山多材木。民以板爲室屋。毛傳曰西戎板屋何嘗有克復故地溫其在邑之事。毛傳在敵邑也且既爲襄公末年最後之詩。而列于蒹葭終南始爲諸侯之前者何。曰三家說明則羣疑冰渙矣。左傳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服虔注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詩譜正義夫知爲襄公追錄先世之詩。則是既爲諸侯以後列于朝會貢詩王朝而非在西陲大夫之日矣。知駟驖小戎二篇非襄公詩。則田狩園囿皆先世始爲附庸之事。而駟驖稱公乃

追錄時所加。猶譜疏莊公爲追謚矣。知追錄其先世不專指秦仲。仲爲犬戎所殺則小戎自是秦仲子莊公以兵七千破西戎。故有兵車甲冑在其板屋之語。且復其先世大駱犬邱地并有之。居其故西犬邱。故有溫其在邑之語。秦本紀莊公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是以犬邱爲故都邑之證。宜其在蒹葭終南二篇之前矣。

曰蒹葭詩何以爲刺襄公。曰毛詩刺襄公不用周禮。大旨得之。葢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變周民也。豳郃皆公劉太王遺民。久習禮教。一旦爲秦所有。不以周道變戎俗。反以戎俗變周民。如蒼蒼之葭。遇霜而黃。肅殺之政行。忠

厚之風盡意謂非此無以自强于戎翟乎不知自强之道在于求賢其時故都遺老隱處藪澤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特時君尙詐力則賢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難尙德懷則賢人來輔之故求治順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遑禮教遠開武靈騎射之風近啟孝公富强之漸流至春秋諸侯終以夷狄擯秦故詩人興霜露焉毛傳反下章白疑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然則下章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又何以取興乎故知詩以霜興肅殺非興禮教商鞅說孝公以霸易王雖卽此詩所刺爾王氏夫之詩廣傳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illegible]乎視之而不知其可履也溯洄從之而阻長不如溯游之

宛在也使早知此胡爲其溯洄哉然而天下不謂溯洄之賢于溯游者鮮矣嗚呼秦人收周士用周民面關以臨東國屏周而攡之以令天下先乎齊桓而霸霸宛在矣反周之舊循周之迹去幽厲之所傷沿文武之所紀御其民如輕車而率其道如故轍周之所以王者秦卽以之王不待六國之熸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獻老之在田閒交臂失之而孰與爲理乎無已以逆取之四百餘年而後得尤不審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怨秦之不仁惡秦之不義賤秦之無禮而孰知其一于不智也蒹葭之詩刺之早矣

曰秦本紀襄公七年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卽有之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則襄公時終南未爲秦有而以終南詩屬之襄公者何孔疏則據鄭譜謂襄公卽横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而以史記爲誤者何曰孔疏曲徇鄭譜之繆也襄公居汧在今隴州地里志秦今隴西秦谷譜謂近鳥鼠之山其地在岐山西六百里漢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考岐山在渭北太壹卽太白山在渭南地相準直并非指豐鎬之南山況襄公受

賜岐西雖地未至岐而兵已至岐則其南望終南徘徊形勝情所必有此詩所由作也至子文公破戎而遂有之然岐以東則雖獻之周周亦實不能有尙爲戎蔽秦本紀甯武德宣成五世皆與戎力戰呑幷而德公元年卜居雍後子孫當飮馬于河則其疆域距河尙遠而地之未淪于戎者則又有于周晉故周惠王與虢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其時距東遷已將百載而西畿尙爲周地及晉惠公再返國時入河外五城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以賂于秦故孝公令曰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地里志曰襄公後八世孫繆公稱伯以河爲竟秦本紀曰繆公時秦

地始東至河。所謂拓地千里者卽此。孰謂襄公地已至河哉。故知終南爲兵至岐西之時。勸于平王許有岐豐之命而作。終南屏障豐鎬。形勝要害。襄公雖未復岐東而兵已至岐。且奉有賜岐豐之王命。故曰君子至止。其君也哉。皆臣下冀幸之詞。若曰此地久爲戎有。今我軍已至終南。扼據形勝。使戎地復見舊京文物。漢官威儀。豈不盛哉。不言戎服而言錦衣狐裘。正以變戎俗爲冀望之詞。猶周公東征未歸。而有袞衣繡裳之覯也。蓋襄公未卒時。兵已至岐而作。服虔惟以蒹葭終南二詩屬之襄公。皆本韓詩以發秦風之全例。使左傳服注盡存。則季札觀樂一篇。其有功

于三家詩者。可勝道哉。

問曰左氏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秦本紀繆公卒用人從死者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秦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皆以爲刺繆公也。集傳因渭陽康公爲太子詩。而次于黃鳥之後。因以臨其穴惴惴其栗爲三良自臨其穴。鄭箋謂秦人謂臨三良之穴康公從父亂命生納諸壙。則是兼刺康公者何。或以詩中良人爲三良妻哀其夫之詞者何。曰齊詩匡衡疏秦繆貴信而士多從死。漢書敘傳田橫義過黃鳥。而法言亦以苟息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繆公之側爲皆不食其言。但三良

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用百身以贖之秦蒙毅對使臣曰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然則三良非感恩慷慨自殉實出于繆公之遺命故應劭述秦繆君臣酒酣要死王粲因有臨沒要死焉得不隨之句明迫于不得已故秦人欲百身贖之耳繆公亂命康公從之皆在所刺吾以知書存秦誓非以嘉穆公之眞能悔過也誠悔過于生前必不歌黃鳥于身後矣至以良人爲哀其夫微論與左傳不合且呂覽序意篇曰秋甲子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與秦誓之番番良士同例豈彼良人亦謂其夫乎

問晨風權輿二序皆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者何曰康公之棄賢于傳無徵卽以詩爲刺棄賢亦于三家詩不合也後漢桓範與管甯書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厥途無由託思晨風（藝文類聚）是明爲欲見賢者之詩說苑及韓詩外傳載魏太子擊守中山使倉唐于父文侯文侯問擊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黍離旣衞風父子之詩（詳邶鄘衞問荅）則晨風亦謂不敢忘父好賢之意君子謂賢人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秦君思賢之詞也苟詩刺嗣君忘父棄賢魏太子何爲誦之以感其父乎康公渭陽念母霸業克紹何爲遽有棄賢之刺若執權輿爲棄賢

之證則尤不然賢者事君道合則留諫不行言不聽則去未聞以口腹為聯合也醴酒不設見幾而作重禮重道未聞戀哺啜而不去也古之明君得士者昌則得明夷不食之士非得觀我朶頤之士也戰國之君虛其國疲其民以養游士士皆修其冠劍多其談諧矜其夸捷以娛人主于榱題之下孟嘗之門食客三千上客肉食乘車中客魚飧下客草具茶羹其豢之也殆狗馬無幾矣湯得一士于莘野武丁得一士于傅巖文王得一士于渭濱皆未嘗食三千之客于門下也方秦穆之求士也取由余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且屢敗猶用孟

明善馬以食勇士四方游士望風奔秦如水赴壑如獸走曠抵掌游談濫竽呴沫惟捷捷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遑多有之葢秦穆晚亦悔之矣康公嗣位思紹霸業始亦適館授餐虛市駿骨士歸之如晨風之欻北林此夏屋四簋所由來也旣而自老成耆舊外賢士百不得一才士十不得一依草附木類多虛浮嗜利無恥之徒秦人深厭之又懼其持國中陰事走諸侯以相難也乃不飽以困之坐老旅食垂死闕中而游士之風爲秦人戒使其民趨實去華益勤于耕戰葢楚與秦皆不棄親而用羈病天下而不病其國者也君子于此無譏焉曰此以不飽無餘爲嗟者雖

厭之可也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權輿詩人其馮諼之流乎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唐人不以爲恥雖以自命稷契之人而有不辭嘑蹴之詠權輿詩人與衛風北門憂貧之大夫皆自道其憐乞告哀之情而無所淟涊其皆唐詩所祖乎視不食嗟來之餓夫猶鴟鼠之嚇鵷雛矣至于

夏屋之訓則王肅述毛云屋則受之于先君食則受之于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檀弓以堂防夏屋象馬鬣之封崔駰七依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楚詞大招陳夏屋之廣大揚子法言知夏屋之帡幪鄭箋別訓屋爲食具則與下章四簋相重與韓詩傳周人夏屋而商門之訓不合迺典與毛傳夏大說文屋居之訓亦不合豈得舍檀弓夏屋之文借爾雅屋具之釋乎

曰無衣序刺用兵不言何世疏以在晨風渭陽間謂刺康

公而又謂康公當周頃王匡王時王命不行于諸侯秦又未嘗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乃爲臣之義不當言刺因謂刺康公用王法興師者何或又謂定四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謂詩即秦哀公所作王謂楚王子謂申包胥仇謂吳人也若然則其詩遠在陳靈之後者何曰疏說附箋强鑿爲刺非毛義非三家之義毛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是陳其先世勤王敵愾之事故包胥之役哀公賦此以出師若爲直刺用兵則是賦以拒七日之哭何爲出五百乘之師乎若更據此以爲

詩作于秦哀公夫子應楚昭之聘聞其詩而錄之則是國風不待陳于王朝而凡滄浪之詠接輿之歌鸜鵒之謠皆可傳聞采錄矣豈知經例者哉地里志言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此魯詩以無衣與駟驖小戎皆秦先世美詩之證若刺康公用兵則民不樂戰曷爲引以證秦俗之勇敢乎考秦風自終南以前皆襄公前世之詩而後此力戰破戎收復岐東故地獻諸周室者功莫盛于文公不應反無一詩則無衣殆勸于平王賜岐之命踴躍用

兵同仇赴敵而康公時追錄先世之詩故編于康公詩內如駟驖小戎追錄于襄公之世而毛序并以爲美襄公又如商頌作于正考父以其樂作于宋襄時而韓詩序以美宋襄公歟故知秦風一陳于秦襄初受王命爲諸侯之時再陳于晉伯主盟之日周室衰微秦必不肯以黃鳥刺繆之詩上陳于周故知皆晉伯所代

陳

陳啟源曲傳箋疏刺用兵之義因謂秦自商君立首虜之令始以好戰稱雄方春秋時與晉用兵殆十遇九敗以駿秦俗強悍樂戰之說不但顯違漢志且秦以西垂養馬大夫耳驪山之敗四面皆戎而文公岐山一旅盡收已覆之神京屢世蠶食竟霸西戎至于穆公三置晉君一救荆

禍益國二十擴地千里遂與晉楚爲敵豈得因殽師一敗
遂并韓原之獲雄濟河之焚舟岐東之拓地申胥之復楚
皆謂秦兵不足用乎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其周之舊乎誦詩而聞國政知必有能辨之者
曰列女傳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穆姬死秦送其弟重耳
入晉太子罃思毋之恩而送其舅氏作渭陽之詩說與毛
同而集傳引廣漢張氏謂康公有念毋之良心而卒不能
自克于令狐之役然則渭陽之情不終而錄其詩者何曰
此詩序箋皆不得康公之情幾以送重耳與送夷吾無異
而廣漢張氏尤爲瞽說蓋康母穆姬申生之同母女兄也

申生臨死以重耳爲寄（穀梁傳）故里克丕鄭皆欲立之秦穆亦仁而欲納之惑于公子縶之邪謀貪河外五城之賂乃樹夷吾以自利穆姬則怨夷吾之背約不納羣公子也每欲立重耳而未遂其志故國語穆公享重耳賦鳩飛韋昭謂取我心憂傷念昔先人之義言穆姬已卒念傷亡人思成次子渭陽之志猶鳩飛之志也夫子于詩錄渭陽責秦穆之舍明立昏而納重耳之晚過罪穆公不罪康公也亦猶書存秦誓罪其悔過之晚不足贖其殲師之罪也黃鳥之刺且在誓殽之後惟其但咎捷捷之諞言無一自怨自艾之誠悃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旋卽殉于咸陽之穴也

詩存五伯桓文而外莫盛于楚莊之存陳而秦穆宋襄皆功不補過焉奈何舍穆公而責康公乎然則康公令狐之役何以異于秦穆曰公子雍長而賢文公愛之而仕諸秦故康公因晉之迎立納之以繼文業而終毋志晉人忌長貪幼中道背秦以有令狐之役卒致夷臯之弑國幾中絕計莫斯謬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無衞是以有呂郤之難故多與之徒役正渭陽之情由張氏之說豈欲其拒晉之求而挾以爲市乎豈以責繆之納夷吾者幷責康之納雍乎豈以令狐之役當徒手就戮捘雍死地而不當拒戰乎渭陽一詩關于晉之伯業者甚大

關于秦穆之功過詩書之大誼者甚深。故曰秦風穆康二世皆晉伯所陳之詩。

問顧炎武謂秦本紀會稽刻石。于禁制男女淫佚一事。詞繁不殺。至與并六王一四海之功並舉。然則秦俗果至始皇而一變乎。曰會稽刻石。專指吳越民俗而言。若秦風之不淫。則不自始皇也。王氏夫之詩廣傳曰。秦無燕婉孌情之詩。秦之夫婦猶正也。秦之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其薄甚矣。而夫婦猶正。雖無道猶足以霸王。而關東之國。鶉嬉豕聚。舉天下而爲一隅。困亦有以夫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之域。血氣之所樂趨也。君子弗能絕。而況細人乎。善治

民者思其啟閉而消息之弗能盡閉也猶其弗能盡啟也汧渭之交河山之裏天府之國民腴而血氣充又惡能盡閉哉啟之此則閉之彼矣故昔者公劉之民嘗強矣因乎戎而驍戾未革也周之先王閉之于殺伐而啟之于情欲然後其民也相親而不競二南之所以為天下仁也逮乎幽厲之世民已積柔而惰淫繼之殺伐之習弗容閉矣秦人棄之遂閉之于情欲而啟之于殺伐于是其民驍戾復作而忘其惰淫婦人且將競焉秦風所以為天下雄也故曰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弗能盡閉而君子重用之一啟一閉之閒強弱之司王霸之辨人心風會之醇漓大可

見矣漢唐都周秦之故壤其民一也漢教近周唐教近秦而聲詩亦異焉西京之製夷猶婉娩雖以李陵之騷息夫躬之戾猶然其無促絞唐自大歷以後河北藩鎮殺伐日張韓愈孟郊李賀始以其車鄰驖駟之音倡天下而傲辟褊刻險陂之字無復餘思而爲之譽者曰起八代之衰然則秦風之肅殺亦以起二南之衰與蒹葭霜露秦風所由變也

陳曹答問

問曰。匡衡疏云。陳夫人好巫而國多淫祀。地里志云。武王封胡公于陳。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有太姬歌舞遺風。潛夫論亦引不績其麻。爲休其蠶績。起學巫覡鼓舞事神之證。則三家詩並以爲風俗之失。獨序以首篇宛邱刺幽公。續序因以次篇東門之枌並刺幽公。而陳啟源因斥三家之誣。謂太姬生承聖化。出配胡公。何以習還巫覡。且陳之士民。何以不從君化。而獨化于夫人數百年不變者。何曰。毛詩三家本無甚閡。而陳氏自閡之也。宛邱傳以

子謂大夫則是臣民之習俗東門之枌謂國之交會男女所聚而子仲及原皆大夫之氏鄭譜亦謂太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則詩縱作于幽公之世而俗非幽公一人所致明矣巫祝列于周官楚俗又尙巫鬼太姬封陳近鄭楚地因其舊俗無子祈禱特等美㜈之禋祀尙殊鄭衞之淫風陳亡靈公非以巫覡故陳風十篇其七皆刺君荒淫而刺巫覡歌舞惟首二篇豈謂一國所尙惟玆一事且大姒不能化管蔡而惟疑太姬不能坊民乎陳氏又謂首序出自采風之官所指時世定有實據然則魏檜二國無一世次豈當時采風之官預知漢世

史記無魏檜世家而預缺之歟且陳氏于齊風宁及二東方篇序不言何世者又取孫毓至哀至襄未審所刺何君之說且謂詩序亦考其人于史典文放失無容悉知然則采風官之原序固已放失今之首序又何人考史所傳會歟三家詩序同出子夏荀卿而毛詩動輙歧異豈采風之始卽已不倫或序如此或序如彼歟

問衡門毛傳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是賢者隱居求志之誼鄭箋曲傳續序愿無立志之說以易毛誼毋乃闇用三家詩說乎曰鄭箋絕無所本以魯韓遺說考之韓詩外傳子夏讀詩畢歎曰詩上有堯舜之道三王之義雖

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列女傳老萊子御楚王之聘亦引是詩以明志漢處士嚴發殘碑君有曾閔之行棲遲衡門又山陽太守祝睦後碑色斯舉矣殁身衡門從事武梁碑安衡門之陋樂朝聞之義蔡邕賦曰甘衡門以甯仁兮詠都人以思歸古文苑則魯韓與毛傳同誼卽云誘僖公亦謂賢者無求于人而人君自當求之非如箋說之回遹難通矣

問陳風十篇惟月出株林澤陂三序以爲刺淫而子謂自首二篇刺巫風衡門刺遺賢外其七皆刺淫者何于于義

例篇謂衡門爲野有遺賢之刺毛傳異于序箋或疑箋本魯韓者何曰七篇皆刺淫之詩者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序皆刺時毛有成例詳義例篇而一則傳云相遇而歌箋改訓晤爲對以傳會續序詳義例篇一則箋云女留他色星明不至則其爲刺男女時俗之詩不待問矣

墓門刺陳佗而傳以夫爲傳相續序惜佗無良師傅箋疏皆欲佗誅退惡師毋終致禍難夫佗殺太子免而篡其國豈誅退惡師遂免于罪詩人爲佗謀何忠于討賊何悖考公羊傳佗淫于蔡蔡人殺之而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宋過陳遇宋桑辯女使之歌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云

云楚詞天問云昬微遵迹有狄不甯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天問注言解居甫聘吳過陳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云云則明為陳人刺佗好淫之詩故辯女引以拒狂夫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師入陳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實獲與其妻扶其毋以奔墓是陳墓門古木翳薈可以避兵故可為行淫期會之地楚詞王逸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為淫佚戎狄之行亦以墓門為幽僻之所是詩蓋作于桓公之世佗每微行為狹邪之游故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桓公明知佗之無行而不早為之所故曰知而不已誰實使之其後佗篡弒得

國卒以外淫被殺詩人若預知之者所以爲防亂未明箋乃謂作于佗殺君自立之後刺其不誅退惡師終致禍難何其忠謀于亂賊若是哉

防有鵲巢序謂憂讒賊然乎曰爾雅注引韓詩心焉惕惕以爲說人釋文引韓詩誰侜予娓娓美也若曰誰侜張蔽予所美之人乎說文侜有廱蔽也則爲刺男女之詞明非憂讒賊之詩矣

至月出以下三序明皆刺淫然前二篇不言所刺何人或以爲皆刺靈公可信乎曰陳以淫亡國其事莫大于夏姬之事何楷以舒窈糾兮舒懮受兮舒夭紹兮皆徵舒慝于靈公而詩人危之之詞故列于株林之前殆不無億中焉

澤陂在株林之後爲陳靈時事無疑但碩大且儼非治蕩之詞鄭箋以詞害志惟詩義折中曰美人賢人也一國之美止有此人可謂少矣弃而不用傷如之何詩人之寤寐滂沱實生之痛哭流涕也蒲荷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生泥汚而能絜君子之華也其冶洩諫靈公時所作乎誼主思賢雖于三家詩無證而義優于鄭箋矣陳風之淫不滅衛鄭一滅于狄一滅于楚而鄭後亡者亂自上則先覆其國亂自下則漸流于天下也王氏詩廣傳曰奚以知人之終爲禽獸也遽而已矣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而別者別之以度乎君子舒焉小人劬焉禽獸驅焉君子

罔焉。小人營焉。禽獸奔焉。奔其心弗奔其容。容所不迷而心或懲矣。奔其容弗奔其音。音所不迫而容或懲矣。奔其音莫有或懲之者矣。月出之汨漸而促即也。株林之迫迮而孑竭也。箕子立其側。比干死其旁。無能已其奔心。況泄冶乎。

吾讀詩而知聖人存五伯以續王迹也。讀變風終于陳靈。而知聖人予楚莊之存陳也。齊唐衞鄭曹檜皆無桓文以後之詩。固皆桓文所陳。惟秦風黃鳥以下。陳風株林等篇。皆在晉文之後。知其錄秦穆楚莊之伯無疑焉。商頌終于殷武。爲宋襄述父伐楚之事。韓詩說知爲錄宋襄之伯無疑

焉。雖然。宋襄不足道。秦穆悔過已晚。最雋者其楚莊乎。圍鄭服而舍之。討陳罪而封之。雖齊桓存三亡國。不是過也。圍宋可取而卒踐盟。雖晉文之服原。不是過也。勝晉于邲不忍殲民于河而還師佚之。雖王者之師。不是過焉。至從巫臣之諫而卻夏姬。殆桓文之溺色所不能焉。討陳誅逆陳其風于王朝。尤荊舒所未有焉。故嘗謂楚莊之功不亞桓文而賢過桓文。爲中夏之桓文易。爲用夏變夷之楚莊難。春秋始書荊。繼書楚。始書人。繼書子。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而夫子用世之志。自魯衛外。惟思用齊用楚。聖人之不終夷楚。章章矣。而論者且以僭王問鼎譏之。夫沿襲先世

之稱未嘗施于陳詩周室之日至以下國覲王朝欽先王宗彝典寶之盛而諏其大小輕重與夫子問禮于周室問禮于大廟何異楚莊不忍于陳鄭而忍于周乎使此問不出于楚莊而出于邾莒之下士魯衞之華布王孫滿亦震而疑之乎內不足者多慚懼詎楚子意計所及哉

問曰曹風蜉蝣之詩鄭注禮用韓詩刺不忠信之人而箋從刺奢之敘者何曰未見詩箋之優于禮注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深衣本有變易之制未聞麻雪稱奢而詩人遠憂其無所說駕然則必盧曹之大布許行之衣冠魏風葛屨不爲儉嗇唐君衣裳可弗曳婁乎毛詩因檜風首篇刺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遂連及曹風豈小國之君必首病奢服乎表記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詩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正義謂疾虛華之言無實也則是衣裳采楚喻羽翼之鮮潔朝生暮死與美言之難信孰若悃愊無華者可與依歸乎欲其親諒士遠佞人也以興爲賦毛詩之失也

曰候人刺其公遠君子近小人而三百赤芾即左傳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爲毛傳大夫乘軒之所本是此詩與左傳相證尙有何疑乎曰左氏不言乘軒者何人毛

傳謂大夫以上諸侯之制。夫小國皆大夫五人。以蕞爾之曹。卿兵車且未必三百乘。而有此乘軒赤芾之大夫十倍王朝之數。天子二十七大夫則盡國賦所入不足供其半。何待晉師之入乎。考晉世家。晉師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美女乘軒者三百人。則是盛于女寵。非大夫三命赤芾乘軒之謂也。凡經傳言芾言韍言韠言韐者。皆是蔽膝。女之巾如男之韐。皆茅蒐染韋爲之。其色赤黃。故東門詩之茹藘即女之赤芾也。齊桓公歸衛夫人以魚軒。是女乘安車也。詩中以不稱其服不遂其媾並言。又以婉孌季女喻賢才之淪棄。皆對女寵而言。吾聞之也。楚之鐵劍利則倡優拙。令

賢者荷戈祋而不之卹。蟏蛸淫泆之氣。恆朝隮于南山。粱鵜不濡之翼。徒粲粲其衣服。自以爲湛樂未央也。晉師西來。能令婦人乘軒以戰乎。衛懿軒鶴而不知所拒狄。曹共軒女而不圖所拒晉。歌管未終。舞衣未卷。而壘環其四郊矣。國語所謂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國策所謂凶年士不厭糟糠而君鵝鶩有餘糧。士不足裋褐而後宮繡文絲縠者數百。蓋古時曹濮之閒爲商賈之都會。貨財聲色所藪澤。陶朱端木皆賈其閒。故國小而淫。與陳鄭相等。其後曹滅于宋。而記言宋音燕女溺志。亦其遺風餘俗歟。自毛傳以赤芾乘軒爲大夫。不但與史記魯詩不符。

而誦詩論世茫如雺霧矣。

問鳲鳩刺不壹而曰正是四國傳言正長也箋言可爲四國之長謂任爲侯伯云云俱非所望于小國之君而以之責曹君者何曰此詩當與下泉思賢伯同義非責其君也曹共公時晉文公受策命爲侯伯正所謂四國之長者而城濮之役實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畀宋人其後許復曹衛而歸國有先後同罪異罰侯獳譏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之田以曹地分賜諸侯而衛地之分不見于傳則是曹田分而衛田不分其用心不壹不均可見矣大國之字小國猶鳲鳩之字七子均平不偏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知

下泉之義則知鳲鳩正是四國之誼矣故不云刺其君而云刺不壹其所望于晉伯者婉而切矣

問曹人背霸非背周也宋之霸曹圍焉晉之霸曹人焉然則天下無霸而曹安天下有霸而曹危而曹人下泉思霸者何若謂晉宋之霸非郇之霸故感晉宋而思郇則再三念周京念京師者何曰詩刺曹人之背霸無王非刺二霸之不庇曹也昔者狄滅邢衛逼曹之北楚寇鄭許逼曹之南齊桓起北御狄南御楚而曹安于中何必郇伯始能膏雨于曹乎陳蔡申呂最近于楚而鄭次之其從楚何迫于不得已若衛則北方大國而曹介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

不相及。又均為文昭之後。其相率從楚何為者。曹衛從則天下諸侯皆南面朝楚。周之大事去矣。故晉文不伐曹衛。則不能制楚而翼王室。雖郇伯復興。能聽曹之暱楚而背中夏乎。犯霸即楚為天下僇。曾不知念宗盟而嚮京師。故詩人憂之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欲其因伯以通于王。未聞即乎楚而求免于霸也。周室雖衰。而王靈尚可以庇下國。猶下泉尚可以浸苞稂。奈何舍宗盟其主而附蠻夷。故曰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非無霸也。曹人之心無之也。

問焦氏易林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何楷以晉荀躒納周敬王事當之。其說若何。曰周敬王事

在晉頃魯昭之世距陳靈已九十二年（定王八年至敬王四年）距晉文則百有餘年又納王亦是晉侯之功何得歸美荀躒決非詩人所指曹風四篇自是晉文入曹所陳故傳曰曹文昭也晉武穆也會諸侯而滅同姓不可乃復封曹下泉美郇伯正以郇及曹同爲文昭殆作于分田畀宋執而未封之時以郇伯望晉文故晉文悅而封之烏得下移百餘年之久乎左傳蔡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服虔謂郇在解梁縣東郇瑕氏之虛水經注涑水西徑郇城郇伯故國也左傳荀侯賈伯伐曲沃是郇伯侯爵而二十四年秦晉大夫盟于郇則地已入晉矣（臣瓚曰今河東有荀城古郇國蓋荀郇同字晉滅之以爲）

荀縣箋以郇爲州伯則河東冀州之伯烏能勞及于青州之曹當從毛傳爲二伯之一主東諸侯者考西周時十年無王惟厲王流汾共和攝政之世王子朝告諸侯曰厲王戾虐民心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杜注間與也去其位間與王室之政事孔疏謂指共和攝政則是共伯和攝之于內郇伯勞來于外皆同姓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之事故十年無王而下泉詩人則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苟追述西周之盛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何僅以四國有王歸功方伯乎

豳王荅問

問曰。豳風所紀節候皆遲于月令有謂豳風用周正故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明以仲冬爲歲首而七月流火與堯典仲夏日永星火相去兩月者有謂豳土晚寒。此毛鄭之說孫毓謂豳地晚寒陸德明謂節晚而氣寒故于耜舉趾非季冬孟春之期纘武大豳非周官仲冬之月改歲而後入室。仲冬孟春而後藏冰之三日夏正月周三月也非季秋季冬之候此人事之晚也鵙鳴不于五月木落不于季秋。十月隕蘀嘗稻嘗麻不于秋之季仲。十月穫稻九月叔苴此物候之晚也與周官月令不齊者何曰詩三百篇皆用夏正無周正者所以通民俗如采薇春日之雅臣工莫

春之頌。使爲周正。則春莫必夏之正月。安有遲萋喈祁之景。來年將熟之徵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而百卉腓。冬日烈烈而飄風發。至于春日之倉庚。九月之肅霜。又豳風夏令之明文。豈有公劉當夏世而反用周正乎。集傳據月令流火在六月。朱公遷據歲差謂公劉時當五六月之交。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即承二月言之。月令倉庚鳴夏正黍蘩時在仲春二月也三章即繼三月言之蠶月。三月也。四章以四月爲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爲始而推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爲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重之。八章宜繼一月之日矣。舍一重二者。豈當爲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堯典中星春夏交舉其次。秋冬舉其宿。故鄭志謂日永星火爲大火之次。而七月流火爲心星。詳豳風正義蓋每次三十度有奇。其間非特一宿。月令

孟秋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距堯時止差二十餘度不及一次㓗退至周公輔政時七百餘年約十二度孟秋日在軫昏牽牛中旦觜中再退至公劉時又七八度孟秋日在角昏女中旦參中則距唐虞不遠矣當其時斗牛昏中則大火在西南隅申位故曰流火安得謂爲改次改月之證乎至于地氣寒燠區南北不區東西日行南陸則近地而溫日行北陸則遠地而寒若南北相同則雖由東海以至西海總爲日道所必經故層冰飛雪多在極北之區而于闐葱嶺無殊震旦之候㓗周禮作于鎬京月令作于咸陽與豳同爲雍州之域相去二三百里安得氣候寒燠頓殊月數乎予嘗冬月來往邠州其氣候與齊魯無異

不但同于雍鎬而已然則其不同奈何曰七月公劉豳國之民風也
其時則夏時其政則夏政也王者通三統以建三正必于
三微之月故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以明三統之義毛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舉三正畢而四之日復從周起又四月秀葽傳曰稱月者由其物成稱日者由其物生此數月爲三代之春春主生物故以日言也周正建子陽
氣始施黃泉萬物始養根株微而未著故言天正者其數
常先夏正建寅萬物相見孚達而出人得加功故言人正
者其數恆後先者尚文則以夜半爲朔凡事皆溯其始後
者尚忠則以平旦爲朔凡事皆要其成我觀夏道于豳風
得夏時之等焉何則七月所陳惟農桑衣食二事而月令

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籍夏小正則正月農緯厥耒卽此三之日于耜也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則私田尚未服故二月始言往櫌櫌者摩田之器卽此四之日舉趾也月令季秋嘗稻而夏小正十一月始稱嗇人不從明農事始息卽此之十月穫稻十月納禾稼也民食以稼穡爲正瓜果爲助而小正八月剝瓜且在七月食瓜之後食之蚤藏之遲也是諸書言農事周人溯其始夏人要其成矣夏小正三月攝桑委子始蠶而此詩蠶月不言何月者樹有殊種蠶有食樗棘欒蕭之不同蠶有再三月有奇閏難專系諸建辰之月故采蘩倉庚鳴上溯于仲春綏多士女之月七月文章皆仲春之

事與夏小正二月相表裏而下該于夏月晚蠶伐桑之時故小正丹鳥羞白鳥明盛夏蚊蚋多而蠶始不育也西北蚊蚋較少于南方故小正繫之八月明六七月以前皆治絲之月八月載績麻事起而絲事始畢焉是豳風之言蠶月要其成而非溯其始矣月令季冬取冰卽納而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則必小正魚陟負冰之時而藏冰始畢者歲寒之蚤晚不可必也四之日獻羔卽啟冰之時而小正三月頒冰者啟之于二月頒之于三月也月令周禮仲冬大閱小正亦十一月王狩陳筋革傳曰省甲兵也而必中之日嗇人不從示恐妨農事而此則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者惟恐狩事之妨農故再遲其期也至于月令五月鵙始鳴非謂鳴之終季秋草木黃落

非必落之盡豳風人事既皆要其成則物候亦舉其終故曰七月鳴鵙十月隕蘀矣雨暘不敢必諸天燠寒不敢必諸天一穀之收一絲之熟一冰之藏不敢必諸天甚至一鳥一籜之鳴隕必眾目其驗而後徵其詞成其信其謀之也極豫其成之也極久肫肫乎竺竺乎夏后氏之忠教也行葦美公劉而序曰忠厚詳大雅成王詩變徵公劉當夏后氏之世其教宜尙忠而忠教莫著于豳風荼樗以食農夫稱觥以介眉壽獻羔以薦寢廟非飲食而致孝鬼神也衣褐于貉以卒歲元朱裳裘以朝祭惡衣服而致美黻冕也毛傳朱裳纁也祭服元衣纁裳稼既同而入執宮功屋亟乘而旋播百穀卑宮

室而盡力溝洫也故夫子再曰禹無閒然矣明繼周者當變周之文用夏之忠董生明春秋三統之義者也曰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稍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是故禹貢小正二書外于詩篤公劉見夏世徹田軍旅宗法燕飲度邑居民之制于七月見夏世養民養老昏姻蒐狩學校藏冰力役之制而豳王居變風之終明詩亡而後春秋作後有王者救文之弊莫若忠豳者忠之準而王者文之敝也季札之倫尙未足語于斯已

曰七月衣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于昏姻無與也集傳始以爲公

子取于國中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其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則于傷悲殆及之文雖合而于同歸未安婦人謂嫁曰歸安得以于歸之文同諸公子陳啟源據春秋諸侯不內取于國中之說則詩言公子非言世子也不足以難集傳鄭箋訓爲豳民與公子同嫁則下文爲公子裳爲公子裘復不一例而謂七月見夏世昏姻之制者何曰經不以疑詞惑人殆及公子同歸既于女公子爲協則下章爲公子之裳裘皆謂女公子也諸侯之女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公羊傳築王姬之館于羣公子之舍又云邾婁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左傳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古者諸侯嫁女同

姓二國媵之如無同姓之國與或嫁于大夫而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勢不得取媵于異國則其媵必取之同姓士大夫女明矣其媵既與公子同嫁白虎通曰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而後還待年于父母之國理得獻裘裳于公子故箋以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謂厚于其所貴而貉以自爲裘狐貍以共尊者尊貴其嫡而卑賤不敢先服忠敬之至也若爲男公子則安得曰同歸既非同歸則國人安得以裳裘獻之公子哉蓋治衣者内職所專而衣事以絲麻爲正裘褐爲助蠶事起于仲春冰泮綴多女士之時而授衣終于霜降逆女之候與夏小正所言相表裏終始夏小正九月王始裘熊羆貊貉則穴若蟄夏世昏姻之制孰

詳于是曰豳詩惟言農桑衣食詳于養而不及教而以爲見學校之制者何曰躋彼公堂毛傳謂公堂學校也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觥以誓衆兩尊曰朋卽黨正歲終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事與鄉飲酒禮相近故鄭周禮注云爲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故于農隙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焉蓋穫稻釀酒以介眉壽親其親矣獻豜于公上執宮功長其長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不言養士而士出其中矣王氏夫之曰聖人之于其家也以天下治之故其道高明于天下也以家治之故其德敦厚故曰聖人配天

地聖人之所以爲天下王也故曰七月陳王業也何言乎以天下治其家不滯其家之謂也何言乎以家治天下不略乎天下之謂也昔者孔子不得于衞去而適陳絕糧于道陳之去衞非有千里之遥也裹糧不宿飯而不憂因時而行死生不惑其志斯以聖矣使爲天下圖者而然也則爲寄生之君矣昔者大禹受命治水胼手胝足經營溝洫咫尺之上升勺之水利無不盡降躬卑服忘身求利以勸天下斯以聖矣使爲家計者而然也則南畝之鄙夫矣故曰爲人君者患不廣大言其容也非言其泰也爲人臣者患不節儉言其不僭也非言其細也爲人臣而細以親利

則忘乎忠爲人君而泰以廢事則忘乎仁仁覆天下而爲天下之父母者其唯密乎故易曰聖人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去其矜高之志尊而謀卑賢而謀不肖纖細不遺委曲而緻知密之用者乃可與民同患而爲天下王故曰七月陳王業也

問東山勞還卒之詩獨惓惓于夫婦兒女之情者何曰王夫之詩廣傳曰古者兵農合一謂卽農簡兵而無世籍之兵也非古人之兵其農而農其兵也兵其農則無農農其兵則無兵亂天下之道也欲知兵農之不可合觀其情而已矣欲知古人之不合兵于農觀其求天下之情者而已

矣七月以勞農也東山以勞兵也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而樸者多得之于飲食佻者多得之于男女農樸而兵佻故勞農以食而勞兵以色非勞者之殊之也欲得其情不容不殊也假令以東山而勞其農是洪農而狂之矣假令以七月而勞其兵是窘兵而罷之矣故七月東山有異情而知兵農之分鹿鳴四牡有異道而知文武之分又曰不毗于憂樂者可與通天下之憂樂矣惟毗于憂則不通天下之樂并不通天下之所憂毗于樂將不通天下之憂抑將不通天下之所樂故曰一葉蔽目不見泰岱一豆塞耳不聞雷霆言略也周公之徂東山也其憂切矣自東凱旋

其樂大矣獨宿之悲結褵之喜夫何足以當公之憂樂而爲爾不忘邪于以見公之裕于憂樂而旁通無蔽也謂宗社大而行旅之勞細謂君臣兄弟之故大而夫婦之情私然則率天下以生死于君子之一情而尙不足厭也則亦理之所固不可矣故曰不裕于理未有能通天下之志者也誦東山之詩若未嘗有流言之懼風雷之迎也斯以爲周公矣乎

問子論鴟鴞之詩據書序成王命唐叔歸禾于周公以證東征時王無疑公之事並證成王唐叔非襁褓之年然書序歸禾雖在康誥之前而左傳祝鮀言命以唐誥而封于

夏墟實在命以康誥封于殷墟之後國語歲在大火唐叔以封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武王崩至成王九年歲始復在大火則周公東征時唐叔未封安知非康叔之誤與書序之錯簡乎成王卽位之年果襁褓耶抑十有三歲耶曰書序次第自史記以及兩漢今古文家並同至唐康形聲雖近上林賦注云陶唐當作陰康又書大傳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往問商子告以喬杍父子之道二子明日往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乃勞而食之云云亦明爲唐叔之誤古者兄弟之子猶子故疏廣疏受傳並稱父子若康叔于周公兄弟不當告以父子之道且不當稱二子然此序唐叔則史記大傳同文並無參錯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史記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

虞戲削桐爲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呂覽說苑並作周公皆不言何年然天子親弟卽位可封不必就國安知非元年滅唐卽受桐圭之命而九年歲在大火始之國乎若康叔則武王時已封于康書疏引馬融詩疏引王肅並云康國名在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衞侯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成王平三監特改封于衞豈至是始封哉卽使唐叔此時未封史從後追書亦當曰唐叔史記武王克殷卽位社南衞康叔封布玆豈彼時已封康叔于衞乎且三監平時成王年已十五唐叔年十四得民開嘉禾書大傳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爲一穗民得而獻諸唐叔獻諸成王王命其自鎬京往省周公于東土自是家人父子之事豈必就國始可餽不若九

年大火之歲則周公早已致政復何東土之可餽復何兵所之可往乎。史記王命以嘉禾餽周公于兵所 則知書序不可移唐叔不可改而成王周公之心天日其麗矣至成王卽位之年孔疏引五經異義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愼不從以爲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謂冠于周公出居東都之後譙周據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詞是成王年十五除喪周公冠之而出則又與二年克殷不合竊謂古尙書說是也。以上孔疏 宋王儉諒闇議曰大戴禮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

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春秋之誼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不在諒闇自是而譚昏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行烝嘗朝聘之典卒哭而備舉南齊書禮志又周禮疏引許愼異義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期年而後烝嘗于廟蓋天子之禮與士大夫異三年之喪祭天地越紼而行事若不冠何以祭天故知元年夏葬武王于畢周公卽冠成王于文武廟而後出征年十四矣金縢在三監已平之後成王年十五除喪弁服周公亦繡裳赤舄矣論衡率性篇曰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則善意于惡則惡譬猶練絲染之素則素染之赤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亦今文尚書說若夫襁褓負扆之言則由于誤讀保傅篇之文以成王爲太子時事譌爲卽天子位後之事別詳周頌荅問篇

問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此四國舉管蔡商奄不數淮夷及霍叔者正義謂淮夷非諸夏之國霍叔罪輕不數之集傳以爲四方之國者何曰書序多方篇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是多方在四國之外考管蔡同監殷墟未嘗別爲一國而逸周書作雒解周公

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又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則是所征四國者殷一也奄二也徐郇淮夷三也熊盈等族四也孟子言周公伐奄滅國者五十則是東方叛黨甚多以四國爲盟主熊盈等族當是荆舒楚地故史記及論衡有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語而孟子亦言周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征熊盈等族之事正義反謂淮夷非中國故不數之曲傅毛傳不足責書序不及征熊盈者無詔誥之書故不序及也

問曰子據鄭譜後王于豳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由然周

之東遷勢已不競春秋不始于平王之初年而遲之以俟四十九年者何曰吾于是見聖人忠恕之至也畏天命之至也方平王之初立也外迫戎翟之禍而岐豐既非所有秦本紀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平王賜以岐西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卽有之內畏攜王之偪而西徼亦不敢居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注以爲伯服伯服非也史記幽王三年得褒姒十一年死于犬戎伯服僅七八歲安能爭國且史言申侯犬戎殺幽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安得獨遺伯服故左傳正義引紀年云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殺王及王子伯盤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故始立僅依于申周本紀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左傳正義引紀年云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是平王始立卽不在西都也繼遂東遷于雒年表在元年聖入以爲尙望其後也及二十一年晉文侯既替攜王以除

其偪左傳正義引紀年云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秦文公亦破戎復故畿以獻之周秦本紀文公十六年以兵伐西戎戎敗走于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年表當平王二十一年苟有中興撥亂之志復還舊都號令天下任衛武修其內倚秦晉攘其外安見不可復宣王之舊故武公抑篇作于耄年而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替蠻方匪風之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皆猶惓惓于平王之光復舊物此時而遽以春秋繼詩絕之于王迹聖人不若是恝也而平王弁髦故都偏安下國西畿故地漸爲戎藪後漢書西羌傳曰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偪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雒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

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楊拒泉皐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間在諸夏與盟會然則戍申戍甫皆平王末年之事夷狄始不可制王迹遂不可復矣葢西周以前戎狄雖代爲邊患至其錯處中夏實始東周之世北狄則滅邢衛病燕齊至出襄王而立叔帶西戎則偪處伊洛東侵曹魯甚入王城而寇京師故公羊傳言中國不絕若綫論語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春秋欲不以攘夷予齊晉存伯功繼王迹其得已哉且王迹大者無過禮樂征伐東遷之初諸侯猶假王靈以號召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郕秦偕王師伐魏二

邾本附庸而進爵爲子。滕薛杞本列侯而降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于天子。諸侯之妾不敢僭稱夫人。虎牢入鄭。仍奪歸王朝。曲沃篡宗則興師致討。是命德討罪之大典大權猶未盡失。王迹猶未盡熄也。乃平王之末桓王之初。鄭以懿親而交質。且射王中肩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且日後荀賈爲晉所滅矣。君子不惜之于迹熄之後而惜之于將熄未熄之時。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與文武之道。復豐鎬之舊。其肯爲平王已乎。詩終于平王之四十九年而春秋作。安得復有桓王莊王之風乎。曰平王之後西周何以盡亡。曰地里志言初雒邑與

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爲方百里者三十六故二都共方千里考惠王四年鄭伯虢公同納王王與鄭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與虢公以酒泉是爲東周再削之始而酒泉在華州西畿之地則自東遷歷四世百年而故都未盡喪也襄王十七年晉文公殺子帶逆王入于王城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是爲東周三削之事則是時秦已滅芮始以臨晉瀕河晉亦先滅虢守桃林之塞東西周從此異域矣若東遷之初則攜王尚立于西周與平並立者二十餘年何况平王平

王以後天厭周德寖微寖削先澤在人僅能守府比戰國時僅得七縣史記視東周初六百里之地又喪其半謂載祀八百至是始亡者陋言也詩亡于平王書終于文侯之命故春秋託天子之事爲後王制法于輿氏于齊梁皆說以王天下而不復尊周爲事非達春秋大義者烏足語此餘並見國風義例篇

讀王風揚之水大車之詩而知聖人哀申息之亡憂荆楚之猾夏也讀邱中畱子之詩而知聖人悼虢檜之亡知周室之不東征也周自東遷尙有大華外方之閒方六百里之地西據崤函通西京之道南屏申呂扼天下之脅東擁

成皋鍵中原之戶而且南陽澤潞拱其背轘轅伊闕峙其前襟山帶河商旅走集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故桓王之世猶能號召諸侯興師討伐自晉滅西虢啟南陽而鎬京之故道不通河北之膏腴盡去自楚滅申滅息而東南之藩籬盡撤矣莊王子鄭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而成皋之險阻盡失矣然晉以同姓主盟周室猶得其翼戴楚則滅陸渾之戎于伊川遂觀兵周室使申息尚存楚何由焉陵至是哉觀楚出師則申息爲之前驅守禦則申息爲之藩蔽城濮之敗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啟子重欲以申息爲賞田而巫臣謂楚鄭必至于漢

是則申息者楚不得之不足以窺中夏中夏不得之不足以制荆舒者也鄭得虢檜之墟齊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年蓋滎陽成皐閒自古戰場晉城虎牢而楚遂不能與晉爭鄭及三家分晉韓得成皐遂以滅鄭則虢檜故地周不得之不足以號令諸侯伯主不得之不足以主盟中夏者也當東遷之初楚僭申許使平王赫怒命方伯連帥南向討之何致煩畿輔之民遠行屯戍何至申息均滅于荆楚且鄭滅虢檜以後虎牢仍屬于周使桓王不受射肩之辱莊王不弃成皐之險何至以一鄭迭爭于盟主毛詩于戍申呂之詩但謂刺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至

大車則并不知爲楚滅息君之詩。據列女傳魯詩說見衛風荅問邱中畱子則并不知爲鄭桓公取鄶野畱之詩。據公羊傳見王風義例篇何以見申息之存亡關于周室關于中夏若是哉何以見鄭人取虢檜之陰謀周人亡虢檜之失計哉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申呂虢檜畿內之屏藩也脣亡齒寒不得謂在德不在險也且申息檜皆以女戎致禍正足明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地險與人和相爲表裏也

詩古微中編之四